

十一、注將心力務耕農

——懷念沈宗瀚先生

去年（六十九年）十一月廿六日從電視新聞報導中驚聞沈宗瀚老先生以腦溢血仙逝於臺北中心診所，內心所受震撼之深無可言喻。近三年來，因為研習農業史，常常向沈老先生請教問學，獲得教誨指導，先生以他畢生獻身中國農業現代化的豐富經驗常能指示我在一般農書及檔案資料中所無法得到的知識，發我愚昧。先生遽爾殞落，我內心的哀痛無以言宣，但轉念先生畢生對中國農業的貢獻早已使他在中國歷史上不朽，我豈敢以一己私情哭先生？所以，在十二月初心情比較平靜以後遂檢出兩年前所完成而尚未刊印的書稿「沈宗瀚先生年譜」的導論「沈宗瀚先生對我國農業現代化的看法——理想與現實的交融」一文，投寄「傳紀文學」雜誌刊布，以表達對沈老先生最虔誠的敬意。今乘紀念文集編輯的機會，敬述幾年來向沈先生問學中所瞻仰的沈先生的風範與人格，以表達追思的情懷。

初次知道沈老先生的大名是在十五年前我讀大學的時代。大學時代我就跟隨許倬雲老師讀書，許老師常鼓勵我們去選讀社會科學方面的課程，當時臺大農推系的楊懋春老師開授「當代社會學學說」

，是我最感興趣的課程。因為自己來自農村，在文學院讀書時自己一直有一種「逃兵」的感覺，尤其每想到南部家鄉父母及親人耕作的辛苦，就有一種說不出的心理壓力。所以，從大學時代開始就對一切與農學問題有關的事物特別關心。正好這個時候讀了沈老先生所寫的「克難苦學記」，當時內心震撼之大，至今仍清楚地記得。在這本自傳中，沈先生以平正誠懇的筆調寫下了他早年從艱苦的困境中力爭上游終於苦學成功的經過，讀「克難苦學記」時常為沈先生所經歷的真實的苦難所感動，淚水幾至奪眶而出。讀完此書以後，沈先生當年計劃升學北京農學專門學校前在飢寒交迫中騎水牛冒險涉水找尋二哥借錢的情景，沈先生在北農時代夜半吃生雞蛋以指甲切肉提醒精神苦背英文單字的情景，以及求學康奈爾大學時為省錢而穿中國粗布單褲在田間記錄小麥出穗日期的情景，都一再在腦中出現，無法忘懷。初讀此書已是十五年前的事情，但十餘年來這部書中的主人那種克難苦學精進奮發的精神始終是我努力向上的一種精神指標。最近我獲緣協助沈夫人及君山先生整理沈先生檔案、文件及各項遺稿，得以更進一步從沈先生的遺墨中去體會他那種一絲不苟的做事精神，他寫作「中年自述」（原稿名為：「學行記」）及英文自傳時的稿本至今尚存，全稿一再修訂，紅藍筆跡都一再地告訴我沈先生生前的敬業精神，這種精神不僅表現在「克難苦學記」中，同時也貫注在三十年來的農復會，成為臺灣農業建設中一項重要的精神泉源。

民國六十四年，我開始在母校臺大教書，當時承乏的課程是「中國現代史」，因準備教材的需要，曾好好地再把「沈宗瀚自述」讀了好幾遍，並隨手摘錄資料，累積了數千張卡片。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才更進一步對沈先生有了比較有系統的瞭解。如果說十年前讀「克難苦學記」時所受的是感性的震撼，那麼這個時候開始可以說是一種理性的理解。但是，這種理性的理解後面實在有著一般感情與敬意作為推動的力量。後來，愈搜集有關民國以來農業建設的史料，我愈感受到進一步研究沈先生以及農復會歷史的衝動的驅迫。於是，大致從民國六十五年開始我就按照沈先生「晚年自述」這部書後所附的「著作目錄」一件件去查、去影印，並裝訂成冊，以便對這一段歷史以及沈先生對農業建設的看法有比較深入的瞭解。這一段搜集及閱讀資料的過程很費時間，也很費心力。後來，為了便於更有系統地掌握資料，就按年按月按日把與沈先生個人有關的史料作了初步整理，草寫成「沈宗瀚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但直到全稿已近完成，我仍未能獲緣觀賞沈先生的風範。

大約民國六十六年夏秋間，有次向臺大農推系劉清榕教授請教有關臺灣農業問題，言及沈先生及農復會史實，劉教授一向關懷後學，乃特別介紹我去看沈老先生。記得初次謁見沈先生是在他的辦公室，他和藹親切的長者風範解除了我的緊張感。這次謁見得以一償十餘年心中的宿願，興奮之情自非筆墨所能形容。此後，即常赴農復會向沈先生請教與臺灣農業有關的各種問題，並承沈先生熱心指導，提供許多資料，使「年譜」初稿的撰寫工作得以順利進行，至次年（民國六十七年）六月已將初稿配合其他史料（例如訪問盧守耕先生所製成之口述歷史資料），再寫成「沈宗瀚先生年譜初稿」。全書並呈沈先生過目，核對史實。那年秋間，我適有北美之行，書稿乃携在身邊，並根據沈先生所提供張憲秋、謝森中、鮑宏鐸、左天覺等先生地址一一寫信請教問題，隨時就所得新資料補充書稿。沈先

生亦時時來信慰勉有加。讀沈先生手書，如見其人，誠誠懇懇之意，洋溢於字裏行間。

在沈先生晚年，我在請示問學中所體認的沈先生的風範中有幾點使我感動最深，啓發最大：一是沈先生談農業問題時很注重時間觀念：記得初次謁見沈先生以後不久，某次我曾向沈先生請教有關「肥料換谷制度」的問題，並舉在鄉間所親聞親證的事實為例批評此一制度欺負農民。我愈講愈激動，但沈先生仍心平氣和，光向霽月，他很有耐心地聽我「罵」完肥料換谷制度，才慢慢地告訴我這個制度的來龍去脈，它早期在臺灣農業史上的特殊功能，以及後來在農復會內部正反全面意見爭辯這個問題的經過。記得沈老先生說：「你所罵的也有道理，但是只見到問題的一面。這個制度在早期對於軍需民糧之供應仍有它的貢獻，我們不能一筆抹殺。後來由於各種情況改變，這個制度變成對農民不利，但那是較後的發展。我們談任何農業制度都應該注意時間背景。」說完並送我一本沈先生主編，農復會出版的：*Agriculture's Place in the Strategy of Development, the Taiwan Experience, 1974*。他這一段話對我有很深的啓發，也使我更由此體認了沈先生畢生從事農業建設確實是在「與時推移」的基礎上進行。這是沈先生農業思想中很可注意的一面。

二是沈先生談農業現代化特別注重以中國為本位的觀念：記得有一次，在我請教過問題之後，沈先生談到近三十年來農復會的工作，我順便提到在外間聽到一種批評農復會「洋化」的意見。沈先生立刻很嚴肅地說：「農復會雖然是中美合作的機構，但它的建設目的完全是為中國的」，說完又怕我聽不懂他的餘姚口音，拿起鉛筆在便條紙上寫：「中國人自己應負責解決中國農業改良」一行字。寫

完他又起立到辦公桌左側的書架上取「沈宗瀚自述」，找出「中年自述」第一六九頁，說明早在民國三十二年十月沈先生即以「致力本國農業發展」為由婉謝糧農臨時委員會秘書長彼開（Howard Piquet）的邀請，未接受該會之禮聘，毅然返國致力中國農業建設。那次侍談，至今已過三年，但沈先生當時堅定的眼神與談話的情景，猶歷歷在目。沈先生這一段氣勢磅礴的談話不僅深深地與我自己長久以來心靈的呼聲相契合，也使我對沈先生崇高的人格有了更深一層的體認。

在多次的侍談中，沈先生的豁然大度也使我深受感動，啓迪極大。這是我所體認的沈先生風範第三個面。沈先生曾自撰對聯乙幅：「學道、信道、樂道。識人、用人、容人。」並請蔣孟鄰先生書之懸於沈府客廳，這幅對聯確是先生一生宗教生活及公務生活最生動的寫照。所有讀過「中年自述」及「晚年自述」的讀者以及沈先生的友人同事對於沈先生在識人用人容人上所樹立的典範都有一致的認識。我在此僅舉自己唐突而蒙沈先生包容的例子來說明。某次，沈先生談到在農復會的歷史上各項工作計劃有成功也有失敗。我未加深入考慮即向沈先生報告個人的看法說：「有些計劃失敗的原因多係因為對臺灣特殊的歷史人文社會背景缺乏整體性的瞭解所致。」此言一出，我亦自悔斷語太快，失之孟浪。但沈先生不以為忤，加以寬容，並垂詢作此判斷的根據何在。我乃舉當年農復會引進推廣北京鴨先鋒計劃失敗的例子為證。沈先生含笑表示我所言雖失之過激，但亦可備一說。在此舉這個例子，是希望能彰顯沈先生在待人處世上那種寬以待人的風範，這對後學有無限的啓發與教育意義。因為沈先生這種人格的感召，所以他的學生對他的感情有逾父子。在去年八月間，沈先生的弟子鮑宏鐸先生

特地從美國回臺北，住在三普飯店，在留臺五日期間，天天來陪沈先生散步聊天，待沈先生如父親。這種師弟子之間的情誼使我深深爲之感動。而這種情誼正是沈先生的偉大人格所感召所建立的。

以上只是就個人在沈先生晚年這幾年的日子裏向他老人家問學的經過中所瞻仰的風範略陳一、二，以期表達高山仰止的心意於萬一。民國五十年十二月十五日，沈先生七十大慶之日，張岳軍先生曾賦七言古詩乙首爲沈先生壽。此詩極能統括沈先生畢生的學問人格及其對農業的貢獻，謹錄之以爲本文結語：

宿學新知百貫通，注將心力務耕農

教民稼穡隆邦本，率屬勤廉表土風

經世絲綸原自富，著書文采亦能工

蓬辰一侑延齡酒，更佇春臺樂歲豐

（民國七十年三月十日完稿，本文曾利於：東方雜誌，復刊第十五卷第二期，民國七十年八月一日出版）